



文/将离

似乎还没有历经夏天,秋就就蛮横地闯进了我的视野。清晨,站在小区门口,望着落了一地的花瓣,我这样想着。那些如花般生命的学弟学妹,陆续地走过我的身旁,陆续地走向那个“学海”,疲惫、厌倦、浑噩,是他们唯一的表情,谁会停留,谁会摄取这眼前的美丽,为那些落花,为那些残败的生命。

猛然想起《诗经》中的诗句“蟋蟀在堂,岁聿其莫。今我不乐,日月其除。无已大康,职思

其居。好乐无荒,良士瞿瞿”,古人释语达理通情。“今我不乐,日月其除”,惜时不是一个世俗的话题,个体生命短促无情,抓住瞬间,抓住缝隙,需要我们的智慧。

有时竟羡慕起古人的生活来,可以活出自己,哪怕浪迹天涯,哪怕痛苦都是那么地锐利,那么地疼痛,那么地质感。李白在纵酒中狂啸呐喊,酣畅应该是一种生命的本质;杜甫在沉吟中苦求追索,痛苦或许是生命的终点;苏子永远是一个最真的人,可以沉浸,可以推开,可以忘却,参差百态才是生命的本源。渴望这样活着,可以任性地高傲于人世,可以自由地呼吸吐纳,无须伪装,淡然面对一切荣辱。

然而,我很清楚,哲学的全部意义是死亡,人只有面对死亡时,才能真正理解生命的意义。那些花灿烂过,但终会凋零;那些剧高潮过,但总会谢幕。在我们还来不及思考来不及停留来不及感受时,我们必须:

“为了行善,等不及天明。为了布施,等不及天明。为了寻找觉悟,等不及天明!”

我反复地默念着《须达长者经》中的这三句话想起林清玄先生《等不及天明》,打开书细细地咀嚼这篇文章,泪如泉涌……

然而我还是无法参透,从医院回来,我默然。肿瘤晚期的老人半清醒半糊涂,许是大脑的缺氧,或许是内心的恐惧。对活着的害怕,我们理性地隐藏了,他却不顾忌地表现了出来。

未来在行走着,这恐怕是我们的隐喻。

伯牙那时是晋国的外交官,青年倜傥,气质绝伦。他还是一位琴艺高手,一首好琴能弹得祥云翻滚,百鸟来集。可是除了老师曾连,世间竟无人能懂。于是,伯牙常有闹市荒芜的寂寞感。

有一年伯牙出使楚国,八月十五这一天,他的船来到了汉阳江口,恰遇风浪,便停泊在一座小山脚下,晚上,风浪却意外平息了下来,云开月出,景色十分迷人。望着空中的一轮明月,华光如水,伯牙琴兴大发,他取出随身携带的琴,摆在崖下的青石上,鳞波映照,

皓月当空,神清气爽,犹如清风拂过琴弦,伯牙弹了一曲又一曲,完全沉浸在自己悠扬的琴声中。正在这时,他猛然看见一个人在岸边一动不动的站着,伯牙心内一惊,手上用力,只听“铮”的一声,琴弦断了一根。伯牙正在心中猜测岸边的人为何而来,就听那人大声的对他

说“先生不疑心,我只是个打柴的,回家晚了,走到这里听见您在弹琴,觉得琴声绝妙,不由得站在这里听了起来。”这便是俞伯牙与钟子期的初次相遇。当然弹者伯牙,听着子期。为何子期一山中樵者能深谙琴谱,并能解读俞伯牙手中伏羲氏所造之瑶琴,不得而知,也许是一一隐者,因为照我想来,那时还没有文化普及,作为高雅艺术活动的琴艺一个以砍柴为生的人是很难接触的。但总之,在接下来的谈话中,不但钟子期能回答俞伯牙关于弹琴的多样问题,而且还能说出俞伯牙琴声表达的心意,两人相见恨晚,倾夜相谈,歃酒为盟,引为知己和兄弟。

我常常想象俞伯牙与钟子期相遇的那个晚上,也想象那晚的月光。八月中秋,刚刚经历了风雨的汉江必是碧空如洗,一轮圆月,波平浪静,青山静



文/杨秀美

要经过多少次等待,才可以在月色下看到几点星光,伴着丝丝凉凉的风,对着那翘首期盼的人儿遥遥地闪烁着。似乎有一个模糊的身影正尽力靠近,尽力通过那风,把一些早已准备好的告白,慢慢传递过来。哪怕夜已很深,哪怕梦里弓背行走的孤影又陷入了一片荒林,而风向却总在改变,那颗满怀希冀的心正不能自我把控地渐渐冷却下来。衣服要裹几层才能挡住越来越深入的寒冷?歌曲要唱哪首,才可以重新唱来春天的温暖,再现彼时牵手相对时眼眸里汪出的牵念?

我要穿上灰白色加绒的运动衣,我还想配一条粉红色的丝巾,就这样走出去,在清晨,步履轻盈,走进浓浓秋意化不开的抒情里。枫叶红得似火,它再也藏不住所有的情思了,在它的三生三世里,生生死死,分分离离,遗忘或者拼命记取,总有绕不开的错过或者不可得,亦或相忘于江湖,令人肝肠寸断,唏嘘哀叹,但还好那片红,成为永远不变的标识。所以,它又找回来了,秋风送来依稀熟悉的气息,有一缕淡淡的清香,轻轻柔柔地慰贴过来,像那些从来不曾丢失的嘘寒问暖,又在耳边渐渐清晰地响起。

原来只要执念不变,一切就都不会变,哪怕秋天越来越深,冬天即将登场,有爱相伴的灵魂,总能体会到春风拂面的舒爽。芝麻开花节节高。寒露到来之时,用新收上来的秋芝麻做芝麻糕,香、脆、甜,是深秋丰硕的收获带来的喜滋滋的味道,它会冲淡那渐渐淡上的一点寒。到底还是秋天呢,清晨的露水在阳光的照射下一闪一闪的,晶莹剔透,变幻莫测,引得人春心荡漾,浮想联翩,使得那浸润于空气中的点点寒气没有一点杀伤力,且随着太阳的渐渐升高,马上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
中秋节时,朋友带给我一箱螃蟹,但同时却对我说:“其实啊,现在不是吃螃蟹的最好的时候。等到了十月份,寒露过后,那时的螃蟹蟹黄最足,吃起来才过瘾呢。”那么,寒露到了,对于抵御不了螃蟹鲜美的我,在这个金秋十月,又可以美美地吃上几只了。

写到这里,我不由再次告诉自己:只要是真正热爱生活的人,暖也好,寒也罢,总能靠自身精神的充盈,在不同的季节或者节气里找到让自己的身心温暖舒适的点,继而满足自己发现美、挖掘美,并享受美的更高需求。

人生总有最好的相遇,像宿命里贴近窗前的那片飘落而至的枫叶,裹着丝丝正当好的寒气,轻轻吹醒僵化已久的心灵,猛一抬头,秋景浓映映入眼帘,不知是谁,轻轻拨动了闲置已久的琴弦,那爱的潮水,便渐渐漫卷开来,那颗波澜起伏的心啊,必须通过各种方式,把满溢出来的爱意尽情释放出来。

我们爱了,用心、用情,用暖如春风的言行。我们爱了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,爱了那偶尔隔窗相对的鸟儿,爱了自己精心呵护着的盆景,爱了母亲从电话那头传来的轻柔的叮咛,也爱了自己一直笃定的那份永远不会老去的爱情。

寒露,寒的是天气,却用带露的浪漫点缀,抒写了另一番春心摇曳、纯净唯美的诗情。



国庆宅家乐趣多

岳慧杰

我不属于宅男,最多算是一个“独行侠”吧。国庆假期,因为一些特别的原因,我注定又不能外出旅行了,只能待在家中了。

当然,宅家不等于不出门,在这大美的秋色中,我还是愿意走出家门到户外走走。“迎面吹来的秋风,轻轻地吹在脸上,柔柔的很舒服。迎面洒在身上的一缕阳光,温柔缱绻,轻松惬意。远处,农田里,金灿灿的玉米,素云一样洁白的木棉,一排排饱满的红高在梁低眉垂首,摇曳生姿,等待着农人收割。近前,山坡上,阳光下,一群山羊正在低头悠闲地低着头吃着渐黄的枯草,放羊的牧民静静地坐在旁边草地上抽着烟袋,一条黑色牧

羊犬在羊群前后跑来跑去,防止羊只乱跑或者走丢了,眼前是一派美好而祥和的场景”……面对此情此景,我不禁想起了主席的两句诗,“不似春光胜似春光,寥廓江天万里霜。”

“这里以前我怎么没有发现啊?”在一个路口的拐角处,我突然发现不知道是谁种下的一大片菊花悄悄盛开了:一团团,一簇簇,红的艳丽,黄的耀眼,白的妩媚。还有旁边点缀的鸡冠、凤仙等花卉,舒心养眼……有人说“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”,但我想说“不是没有而是没有发现。”家乡,是一个永远也看不完风景的地方。

到了中午吃过午饭,小憩一会儿,然后在书

心底有片月光

文/赵曼彤



水,琴声悠扬,多么美妙啊,可入诗,可成画,清幽静谧自不多说,此情此景,人已是醉了。到哪里去找这样一个夜晚,人境罕至,古味幽幽。常常在一些古画里体会这种情味,可是走出了古画的意境,也不过惊觉,幡然一梦。

从什么时候起,喜欢人迹罕至的地方,三毛的撒哈拉,张二冬的终南山,看寂寂如烟,旷寂无人的沙漠,看清泉流过沟峡,嫣然花草

在澄澈的暖阳里妖娆,鸟鸣山涧,空谷回风,便有脱了鞋袜,仰躺在土地,托体同山阿,与自然赤裸相亲的冲动。那些静僻却充满野味与质朴温暖的地方,那些让人心思放松,放下戒备与负重,回归了天性的纯粹与简单的地方。那些可以心无旁顾与自然母亲亲近的地方,令我神往。

我也神往俞伯牙与钟子期那样的交往,一杯清酒,几曲瑶琴,尽情唱和,激情与快乐皆与世事无关。心灵的激荡,畅快于云端,灵魂的惺惺相惜,使世事烦恼皆忘怀。

常常坐在自己小小的西窗下,碎花的窗帘,敞开的窗子带来葫芦花的芬芳,看见几片葫芦叶子偷偷在窗台顽皮窥视,看见清爽的风吹起窗帘一角,无由的舒适,又有几分“水殿风来暗香满,西风几时来,不道流年暗中偷换”的闲适。又于这闲适中,心打了个大大的哈欠,伸了个长长的懒腰,满身的关节

于现实的疲惫中得到了舒缓。心找到了安放之所般安静下来,不再焦躁和无故的伤感。

原来心里藏着一个小小的家园,它一直藏在古画里,在一个情节里,也许就是那窗前刹那拂过的清风,或者是那淡淡的葫芦花香,在静悄悄把心沉落湖底与自己对话时,便是那回归的时刻,就像心底的一角月光,在月光里,有独白,有寻找,也有感触,感唱。



诗意的银杏

有一种树,可以惊艳整个秋天。那便是银杏。

深秋如梦,刚刚踏入京城,我就迫不及待地奔向雍和宫。据说,那里有一条银杏林荫道,被誉为“最清幽的银杏大道”。徘徊在宫殿之外,一眼就被雍和宫漂亮的宫殿所打动。在蓝天白云下,浓烈的红色围墙上是精致的雕花瓦片,那圆形的灰瓦上,精美地雕刻着莲花。有一株挂满柿子的枝杈透过来,显得金色尖顶的大殿,更是肃穆、美丽。

步入雍和宫雕花精美的牌坊,就被这样的银杏林所打动。午后的阳光,透着密密匝匝的树叶,跳动着明亮的光点,眼前一片金黄,美得不可方物。那金色铺陈着,蔓延到天际,与蓝天紧紧相拥。如果细细打量那一片片叶子,仿佛一把把金色的小扇子,在秋风里闪动着一片明亮的光。

到处是清幽的,依稀听到不远处雍和宫的大殿传来铜铃的“叮当”声,淡淡的诵经声,一切似乎又归于宁静。我缓缓地走,似乎感觉这片银杏林,也突然充满了禅意。你抬头看,秋天的天空美得让人心旷神怡。天如大海的颜色,纯净极了,而一朵朵云,像是轻铺在天空上的羽毛,轻盈美丽。在蓝天下,最张扬色彩的就是这片银杏林,它把自己的一片金黄写在天空里,似乎是写下了一句句诗行。而旁边的松树,也不甘寂寞地在天空上,留下松果的身影。偶尔,一两支长尾巴鸟儿飞过,给宁静的林子,带来更多的清幽。如此奔放的色彩,就被自然之手渲染着,形成了极有冲击力的效果。

林荫路上有一条细细长长的小路,却更有风韵。你缓缓地走过去,路是灰色的小石子路,旁边是大红色的围墙,而一株银杏就矗立在围墙边。阳光打在叶片上,每一片都似乎反射着金光。此时,这株银杏树就像站在舞台的中央,在光影的明暗交错中,呈现一种最美的诗意。似乎默默地告诉我们:生命就需要如此诗意地表达!

银杏树,因生长缓慢,寿命极长,又名“公孙树”,爷爷种下的树,孙子才能摘到果实。这树与雍和宫似乎是那么默契相对。雍和宫里到处是深红色的建筑,精美的金色镶嵌,而配起这种长寿树,更显得古韵悠悠。

如果可以只是静静地坐在这片银杏林里,你的心都是宁静的。阳光暖暖的,周身一片金黄。这种感觉,仿佛天地间,只有叶的色泽。一花一世界,一叶一菩提。用美的心境去看花,看世界,世界也如花般美丽。美,原来只是来自于内心深处。

一片小扇子般的银杏叶,划着优美的曲线,落在了我的身旁,我小心地捡起来,似乎这叶片中,也写满了生命的密码。光影斑驳,远处的大殿传来了袅袅香烟。

我步入雍和宫大殿,神秘的宗教气息,光影中的寺庙建筑,一切都充满了古典之美。朱红的大殿雕花,描金,圆形的门洞外,烟雾缭绕,大殿内光影是暗的,显得石板路更加清幽。

银杏的金,与大殿的红,雕檐的橙黄,五彩的雕梁,在秋日的阳光下完美的搭配着,静默着,似乎在讲述着关于历史,关于生命的故事……

苍耳无声

文/葛鑫(杭州)



当然,拿苍耳恶作剧的不止这一个男生,受此困扰的也并非我一个女生,其它女生也难逃厄运。于是,我们几个女生便团结起来,扭送他们到老师办公室,或者集体到他们家去告状,直至他们发誓再也不敢用苍耳来捣乱,我们才将其放过。总之,那些男生并不会沾到什么便宜。纵然如此,苍耳依然是那个时代男生的最爱。

多年后,当男孩成为男人、成为父亲,昔日苍耳给予他们的快乐也依然只增不减。有一次同学聚会,坐在我后面的男生也来了,他带着他5岁的儿子,末了还表演了一把回亿杀,让儿子把随身带的一袋苍耳拿出来,一颗颗粘在自己头上,活脱脱一瘦猴“如来”。

其实不止你我,大诗人李白也曾被小小的苍耳捉弄过。李白有一次去探望一个朋友,迷路误入乱草丛中。“城壕失往路,马首迷荒阪。不惜翠云

裘,遂为苍耳欺。”李白兴冲冲地去访友,却遭遇如此的尴尬,华贵的衣服上挂满了苍耳,说是不可惜,其实应该很心疼。

苍耳无声,却给人带来了这么多美好的回忆,这也是苍耳独有的魅力吧。今天,苍耳又悄悄地跟随我来到了江南的都市,更是一种缘分。尽管我已经知道苍耳只是需要借这种方式,附着在动物和人体身上,与蒲公英的种子一样被带走,于适宜处繁殖后代。但我仍旧感谢它唤醒了我休眠的心灵,让我记起我已冷落了它们很久,也已离开了故乡很久。

我将粘在裤脚的苍耳轻轻地取下来,放到了门前的花圃里。来年的春天,我会穿过都市的喧嚣,静静地去聆听,我相信在我用心了以后,定能听到苍耳在异乡生长的声音,一种来自故乡的声音。